

《圣经》及印第安 Acoma 部落中关于人类起源传说的跨文化研究

顾海悦 曹燕 艾斐

内容提要 神话通过讲述神的行为或事迹,来说明世界的起源和它的现存秩序。本文通过对《圣经》中的创世故事和北美印第安部落起源传说进行对比,来探寻两个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联系,指出 Acoma 故事更接近部落的实际生活,而《圣经》则带有更多的宗教印迹。

关键词 创世 Acoma 故事 文化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和文学现象,神话伴随着人类从远古走到了现代,成为人类社会文明中一个神秘而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个独特的民族或社会都有其独特的神话体系和传统,以此映照出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差异。但由于神话产生于远古的蛮荒时代,是野蛮人普遍蒙昧状态的一种反映,因此不同民族或社会的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又有许多共通之处。本文试图通过对《圣经》中创世故事和北美印第安部落起源传说的对比,来探寻两个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联系。

一、神话的基本概念

列宁说:“恐惧创造了神。”“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了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①在史前状态下,人类能够真正认识和把握的已知世界是非常有限的。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之外是一个无限的未知世界,例如,美洲印第安人把自己不认识或不懂的东西都看作神灵,^②这便是神话及其神秘性的真正根源。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人类就在不停地寻

求解答地球和自身来源之谜的钥匙,原始人努力的结果便是神话。神话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了理解和解释世界,它“不是作为一般历史或寓言故事,而是一种圣史,即创世诸神的天路历程。”^③神话虽然不是文明社会中自觉意识的产物,但个体情感和理智必然同时参与神话的创作过程。因此,神话并非仅仅为了理解和解释世界,同时还是人类情感的表现或表达。事实上,“任何原始神话都既包含了情感的因素和信仰的功能,也包含了理智的因素和理解的功能,而这与史前社会生活状态和人类的心理需要正相符合。”^④

最常见的神话总是在叙述一种圣史。它通过对神的行为或事迹的叙述,说明世界和它的现实秩序是如何产生的。在此意义上所有神话都是创世神话(Creation Myth),即对客观世界及其秩序的来源的解释和说明。创世神话又进而分为宇宙进化神话(Cosmonogy)和起源神话(Origin Myth)两种。前者描述了宇宙进化过程中天地等主要神祇的产生过程,后者则是对一切具体事物及其功能的神圣起源的叙述。^⑤本文

所讨论的两篇神话故事大致上都属于起源神话这一范畴,特别是印第安部落的传说,而《圣经》故事则带上了更多的宗教因素。

二、印第安 ACOMA 部落的起源神话和《圣经》中的创世故事

长久以来,人们在谈到美洲时常常忽略了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对印第安文化轻描淡写,因此也就忽视了美洲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印第安民间故事。这类故事在印第安土著部落内部口头相传,延续至今,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了单纯娱乐的性质。事实上,“民间传说和故事已经成为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是生活安逸的农耕部落,还是骁勇好动的狩猎部族,一概如此。”^⑥这些传说、故事反映了印第安土著人对人与天地万物间关系的理解,而其中有关人类起源的传说(神话^⑦)则更好地体现了这种理解。不仅如此,起源传说还忠实地反映了某些独特的印第安文化传统。不同印第安部落的起源传说在内容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带有部落文化的独特烙印。Acoma 部落的起源传说便是其中一例。

Acoma 属于北美西南印第安人中的 Pueblo 部落,“据说是在美洲定居的部落中最古老的一支”。^⑧由于部落成员定居在一块三面垂直的巨石上,故被称为 Acoma 族,意为“空中的城市”。大致说来,西南印第安人的口头文学可分为神话、历史故事、娱乐故事和闲聊。^⑨在 Acoma 的起源传说中,一个叫 Uch'tsiti 的天神创造了世界,又按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类始祖——Nautsiti 和 Iatuk 两姐妹,并将她们种在地里。二人长大之后,天神又派一位叫 Tsichtinako 的女神去帮助她们。女神送给姐妹俩每人一只装满万物种子的篮子,接着教她们将大树的种子种在地下。待大树长高顶破地面后,姐妹二人便沿着树干爬出地面。随后,女神又逐一教会她们如何制造工具,如何创造植物、动物和山脉,如何制造各种调味品,如何取火种,如何向太阳及天神膜拜等各种生活技巧。后来,由于嫉妒自

己的同胞姐妹,Nautsiti 在邪恶的蛇形魔鬼的诱惑下,违背 Uch'tsiti 的旨意,沐浴圣雨而怀上了双胞胎。作为惩罚,Uch'tsiti 招回教导女神,将两姐妹孤零零地留在世上。但此时姐妹二人正沉浸在母性的欢乐中,再加上她们已学会了各种生存技能,因此并没有感到过分孤独或悲伤。分娩后,Nautsiti 因偏爱其中的一个男婴,最终带着这个男孩去了东方。Iatiku 则留了下来,抚养另一个男孩,并与他生儿育女,成为印第安人之母。^⑩

正如前文所述。起源传说最显著的功能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⑪和所有其他起源传说一样,Acoma 部落的故事也试图回答这么一个一直困扰着人类的问题:我们究竟从何而来?除此之外,起源传说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解释天地万物的来源。由于不同文化给予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尽相同,因此不同的起源传说都带有各自文化的深深的烙印。例如,《圣经》创世故事便是犹太教、基督教文化对人类起源的阐释,其中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上帝造人以及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因其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在此就不赘述其详细内容)鲜明地反映了犹太教先民们及后来的追随者对人类和世界万物来源的独特看法。

在进行两类故事的比较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所提到的《圣经》故事指的是由古希伯莱人加工发展,从而在今天广为流传的一系列神话故事。根据许多民俗学家的观点,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宗教与神话间一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这一现象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无论是宗教还是神话,其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现实的社会生活。^⑫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神话和宗教往往融于一体,难分难解。而古希伯莱文化更是以宗教为中心,由此延伸出该民族所特有的信仰体系和世界观。就这个意义而言,《圣经》,尤其是《旧约》,可被视为古希伯莱神话的集成。只有在此认识基础上,《圣经》故事和 Acoma 故事才具有可比性。

三、相异之处

通过粗略的比较可发现 Acoma 起源故事带

有明显的印第安文化特色。印第安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从故事的叙述中反映出来,并成为故事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奠定了 Acoma 故事和希伯莱人带有宗教色彩的《圣经》故事不同的基调。要研究 Acoma 部落文化的独特性及两个故事所分别代表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我们就必须仔细对比两个起源故事所体现出的不同点。

首先,两个故事中关于创世的部分是不同的。《圣经》中,上帝创造了万物:大地,天空,风,山,水,动物和人。虽说亚当为各种动物起了名字,但是创造动物的全过程是由上帝一手操纵的。上帝将亚当放在伊甸园中并让他掌管那片土地。“你要多有子孙,增添人口;使他们广布在大地上,控制大地;你们要统治海里的鱼,天上的鸟,你们要统治一切在地上活动的生灵。”Acoma 故事则不尽然。天神 Uch'tsiti“创造了这个世界,太阳……天空,以及许多别的东西。”但是“世界还没有完成,还不尽完善。”所以,他又创造了两姐妹来“统治万物,并为万物带来生命。”事实上,正是这两姐妹才让动物、植物、山脉和许多其他初具原形的东西产生了生机。例如,她们“向着(土鼠的)形象唱歌,‘Bashya,获取生命吧’,于是他就有了生命。”然后两姐妹又“告诉这只土鼠,他将在地上生活。她们说道,‘去吧,使你的子孙繁衍’,于是他的同类就增加了。”其他动物和植物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创造出来的。总之,印第安两姐妹拥有创造的力量,而亚当却没有。

这一情节的差异源于两个故事不同的文化背景。《圣经》是一部宗教经典,它将所有创造力量都归结到上帝身上,让人感到敬畏,而人则毫无力量可言。与此相反,在 Acoma 故事中,两姐妹的言语和 Uch'tsiti 的号令具有同样的力量。她们用自己的号令激活生命,帮助天神完成了世界的创造。这种情节安排体现了印第安人的一个传统信念:思维和语言具有创造力。例如,另一首印第安土著民谣就叙述了一个妇女通过思维进行创造的故事。另外,关于创造世界的不同情节安排还反映出犹太教徒和印第安人对人自身的不同理解。在西方文化中,尤

其是在基督教观念中,人被看作是上帝的复制品,生活在上帝的怜悯和仁慈之中。宗教迫使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软弱无力,从而使宗教能够完全统治和控制平民。与此不同的是,Acoma 故事则赋予了人类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故事充满自信地告诉人们,我们的祖先也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可以说,Acoma 故事反映了土著印第安人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习俗和信念。

两个故事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婚姻习俗之间的差异。在《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结婚。这种婚姻是现代人心目中正常的形式。而在 Acoma 故事中,Iatiku,印第安人的母亲,却和她姐姐的儿子结婚,繁衍后代,这种婚姻形式在现代人看来似有乱伦之嫌。其实在人类早期历史时期,乱伦这种概念是不存在的。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由于生活环境恶劣,一个家族内部的成员经常相互通婚以繁衍后代。所以,Iatiku 和她的侄儿通婚是很自然的事。通过对两个故事产生时间的对比,我们发现 Acoma 神话故事属于口头文学一类,是人类文明早期的产物,所以它更多地保留了原始人对婚姻的看法。《圣经》则不然,它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形成的。无论是古希伯莱人,还是后来的欧洲宗教信徒们,都从自己的文化出发,对《圣经》加以增补或修改。所以《圣经》也可以说是一部古代世界史,记载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走出来,进入另一个发展程度更高的阶段时,原有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以适应新的道德准则,人们也因此对古老的传说故事进行改动。人们今天看到的圣经故事不可避免的经历了这一过程,以适应不断发展的道德标准;Acoma 口头故事则因为印第安社会缓慢的发展速度及当地部落对传统的高度尊崇,而得以保留了更多古代印第安文化中的原始信念,将近亲通婚看作是正常和自然的行为。

《圣经》故事和 Acoma 故事中最重要的一个不同点是对妇女的描述。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比较:故事中对人类起源的描述和故事中妇女的形象。

(一)人类的起源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第一个人，这个男人叫亚当。而第一位女性夏娃则是由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造成的。造夏娃的目的是要她成为亚当的伴侣，使他免受孤独之苦。也就是说，世上先有男人，后有女人，而后者是为前者而造的。男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的，是上帝的伟绩，而女人则是男人的伟绩。男人不是女人的男人，而女人却是男人的女人；不是为女人而创造男人，而是为男人创造了女人。根据《圣经》故事，男性的天神钟爱的是男人，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便自然而然地将男性置于主导地位。

而在 Acoma 故事中，最初的人类是天神 Uch'tsiti 仿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一对姐妹。虽说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仍是一个男性天神，女性则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人类和其他生命的创造者。故事里提到：“Iatiku 是万物之母，她统治着世界”。在这里，女人是神的伟绩，人类的领袖，因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得由女性担当生育的责任。

(二)故事中妇女的形象

作为神话中的母亲和所有女性的代表，《圣经》中的夏娃是一个愚蠢、没有思维能力、容易上当受骗和淫荡的女人。她轻易地相信了狡诈的蛇的谎言，偷吃禁果。她违背上帝的旨意，并煽动亚当犯下同样的错误，以致失去了原来在伊甸园中快乐幸福的生活，为人类的后代带来了痛苦。上帝无情地惩罚了夏娃。“我将极大地增加你生育后代时的痛苦。你将在痛苦中生儿育女。你的全部希望在你丈夫身上，而你必须接受他的约束”。夏娃的罪恶和她受到的惩罚为实际生活中男性压迫、控制女性找到了借口。

在 Acoma 故事中，Iatiku 留下来，成为印第安人的母亲；而 Nautsiti 则去了东方，在那儿繁衍后代。美洲的东方其实就是欧洲，因此 Acoma 故事中的 Nautsiti 可被视为欧洲人的始祖。而 Nautsiti 较 Iatiku 更为白皙的皮肤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Acoma 人在他们的创世故事中已粗略

地将人分为黄种人和白种人两类，并以两姐妹作为两类人的始祖（这一点在下文比较相同之处时将进一步说明）。两姐妹的性格不同：Nautsiti 思维灵活，Iatiku 思维较慢；Nautsiti 对待其他生灵十分粗暴，Iatiku 则十分善良；Nautsiti 自私，Iatiku 慷慨。最后，Nautsiti 在强烈的嫉妒心的驱使下，想取得比 Iatiku 更高的地位，以致受到蛇的诱惑。虽然两姐妹间有这么多的差异，她们还是有共同点的。例如，她们都很勤劳，智慧，接受新事物快，做事细致周到。她们都服从 Uch'tsiti 的统治，每天要向着太阳祈祷。两姐妹性格鲜明，虽然各自都有些缺点，但总体上来说来是健康、美好、正面的人类始祖形象。当 Nautsiti 生下两个男孩而触怒神之后，负责教化的神 Tsichtinako 将两姐妹单独留在世上，以示惩戒。这种惩罚相对于《圣经》中的惩罚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从此过着艰苦的生活，失去了所有美好的事物。而对两姐妹的惩罚几乎没有剥夺她们任何的权利。她们创造的万物仍旧在她们的周围，她们也已学会了生活的技能。唯一的变化是当两个孩子出生后，“两姐妹感到更快乐了”。这里，妇女不再是导致人类堕落的令人厌恶的角色，而是充满了人性和母性，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事实上，不光是印第安人，古巴比伦人和古埃及人在他们各自的起源传说中都赋予了女性很高的地位。女性在他们的故事中经常处于主导地位。

研究表明，原始人尚未理解性和生育之间的联系，在人类文明史的早期，人们还不了解生育的知识，也没有能力将交媾与生儿育女联系起来。妇女自然而然地被尊为“赋予生命的人”，只有妇女才能生产后代。这就是 Acoma 故事中出现圣灵感孕情节的起缘。许多专家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早阶段，人们对建立以生父为体系的社会结构毫无概念。由于人将受精怀孕和生育割离开来，食物和生育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因此，远古人类，包括印第安人在内，把妇女看作是生命的源泉。例如，在亚洲的某些部落，人们供奉女性神祇来代表

部落的祖先。人们根本没有父系的概念,母亲被看作生育的唯一承担者,独立担当着抚育后代的任务。当时家族的世系都是按母亲一方编排的,这种社会结构被称为母系社会。这就是产生起源故事时的社会意识水平。当时,“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大众都遵从母系社会的习俗。”^⑧所以,女性也就自然地在当时的故事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妇女—母亲的形象……十分复杂,它包含了对妇女在宗教社会中特殊重要性的各式各样的理解……她是宗族之母”。^⑨女性始祖形象可说是母系氏族社会母权观念及当时对生殖行为无知状态的反映。

虽然民俗学家们相信,最早期人类的创世神话是以女性为人类始祖的,而且确有一些保留原始素质较多的神话仍以女性为主角,但更多的民族则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对其神话作出了相应的变动。例如,其他西南印第安部落神话中的人类始祖大多数为兄弟或男性,唯有Acoma神话保留了女性人类始祖。事实上,该部落至今仍处于母系社会阶段,妇女的地位极其重要,祖母、姨妈等被看作是长辈,家庭的领袖。所以它的神话故事也就带有浓郁的原始母系氏族特色。

《圣经》的情况则大相径庭。它首先是希伯莱人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经过对《圣经》细致的研究,人类学家和神甫 Roland de Vaux 在其 1965 年出版的《古代以色列》一书中写道:“与周围诸国中妻子的社会和法律地位相比,以色列妻子地位明显要低得多。……在‘十戒’中,一个人的妻子被列入她丈夫的财产之列……从生到死,妻子都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在此氛围中产生的故事当然不会重视女性形象。

其次,《圣经》是男性统治的社会中产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教的经典。亚当和夏娃这一明显杜撰的神话对人们的世界观和后来文明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神话为“女人必须服从”的论调找到了借口,它甚至否认女性有说话的权力,更不用说思想了。古老的希伯莱创世神话中充斥着对女性的轻视,将妇女

进一步锁定在男性资产这一消极服从的角色。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其研究女性所受压迫的经典著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不无嘲讽地指出男性宗教为男性所能带来的便利:“男人享有明显优势,因为有一个天神在背后支持他们自己规定的礼教习俗:既然男人对女人行使着独裁权利,那么由一个天神将此权利授予男人对他们来说真是太幸运了……对上帝的敬畏将压制住那些被踩在脚下的女性任何想要反抗的冲动。”《圣经》完成之时,人类社会早已从母系社会过渡到了父系社会,男性掌握着权力,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社会权威。他们当然不会允许一部能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宗教经典给予妇女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通过对 Acoma 创世故事和《圣经》神话间不同之处的比较,我们可大略看出人类的祖先崇拜经历了从崇拜女性始祖到男性始祖这么一个发展过程。Acoma 神话中的两姐妹是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母亲,这一安排明显带有母系氏族社会以女性为中心的倾向。但是,随着父权制习俗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始祖的形象从妇女变为男人。研究阿拉伯半岛女神的 Robertson Smith 指出,即使是在后来的父权宗教中仍存在着对女性的崇拜,对女性的膜拜来源于母系氏族时代的崇拜。他进而讨论了当社会进一步发展时的情况:

……家属关系确定法则的变化剥夺了母亲过去在家庭中的绝对重要地位,而将她大部分的权力和尊荣转移至父亲身上……丈夫成为主人,妻子必须服从……同时子女在继承和血缘方面成为父亲的而不是母亲的亲属。由于宗教要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社会伦理道德法则保持一致,因此独立的圣母就有必要降格为一个男神的下属同伴。

《圣经》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变化的结果。

四、相同之处

Acoma 故事和《圣经》故事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成果。但是,在对《圣经》中上帝造人的创世故事和 Acoma 的起源传说进行了仔细的对比研究之后,我们却又发现由 Acoma 文化和西方文化分别孕育的这两个创世传说竟有着惊人的类似。为彻底地研究 Acoma 起源故事和《圣经》创世故事之间的联系,有必要先对比一下两个故事中的情节单元和人物功能,以找出两者间的共同点。

第一个相同点是:在两个故事中,都是一位男性天神创造了地球,并按自己的形状创造了人类始祖。圣经故事告诉我们,上帝在一个星期内创造了天与地以及存在于其间的生灵万物,而 Acoma 故事则认为,天神 Uch' tsiti 用自己的血创造了人间;上帝用“泥土”塑造了第一个人亚当,Uch' tsiti 则是在土地中种下并培育了人类最早的两姐妹。另外,两位创造世界的神都住在天的上界。总之,上帝和 Uch' tsiti 拥有同样的创造能力。

另一个共同点是对罪恶起源的描述。在《旧约》中,天使撒旦堕落为魔鬼及邪恶的代表。人类的另一个始祖夏娃正是在蛇形撒旦的诱惑下偷食禁果,触怒了上帝,与亚当一起被逐出伊甸园。在 Acoma 故事中,人类祖先 Nautsiti 因受蛇形魔鬼的引诱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婴,激怒了天神,受到惩罚。在两个故事中,都是蛇扮演了引诱人类堕落的罪恶之神的角色,而且故事的情节单元也十分一致:创世——禁令——违反禁令——惩罚。(见下表)

故事来源	Acoma 传说	《圣经》
创世者	Uch' tsiti	上帝
神的禁令	不得怀孕生子	不得偷食禁果
违反禁令	Nautsiti 怀上双胞胎	夏娃偷食禁果,并说服亚当作了同样的事。
惩罚	教导女神被招回,两姐妹被孤独地留在人间。	被赶出伊甸园,开始人类堕落的历程。

图表清楚地反映出两个故事在创世者(神)的形象塑造和人类祖先违背神的意旨而遭惩罚(原罪)的情节设计上有着惊人的一致。

从地理和时间的角度来看,Acoma 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相距是如此遥不可及,那么,从两种毫不相关的文化中产生的起源传说怎么会这般相像呢?从时间上来看,《圣经》的产生要晚于 Acoma 故事的产生。那么是否有可能《圣经》在发展和流传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印第安人文化的影响呢?这种推测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在欧洲探险者登上美洲大陆之前,印第安人和美洲之外的世界有任何接触。只是在欧洲人登上“新大陆”之后,欧洲人才将基督教带到了那里并强迫印第安人接受这种宗教。

上文已经提到 Acoma 故事和《圣经》故事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基于共同基础的神话。这种共同的基础就是:早期人类对宇宙万物的思索。由于科学发展水平低下,那时的人们就不得不假想出一个创造者或神,来解释天地生命的起源。关于神的概念也就是一种关于“存在于天上”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力量的崇拜。原始人看到自己头顶上的天空放射出的光芒,他的双眼因其光辉而眩晕,于是他就认为,天上必然存在着所有生命的本源。在原始人的一个重要的信念中,天空是万能的父亲,他与大地母亲的结合便产生了生灵万物。母亲生育子女,而大地可以生长谷物,原始人在概念中将两者进行类比和同化,^⑤大地和母亲融为一体,大地就是母亲。所以自然而然地,上帝和 Uch' tsiti 都应该住在天上,因为他们是万物之父。而两个故事中亚当由泥塑而成,以及两姐妹被放在土中培育则正是“大地是母亲”这一原始信念存在的明证。总之,这两个故事之所以存在相似处,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对一些基本的观念,如神和原罪,有着类似的描述,部分原因是由于不同的民族创造出类似的故事来解释万物起源及人类艰苦生活的根源。

可是蛇形恶魔的出现在两个故事中实在是过于相似了。根据一些史料记载,1598 年,一

支西班牙军队洗劫了 Acoma 城市,“……这个部族最终皈依了基督教。自 17 世纪初起,这个 Pueblo 部落成为了……正统的天主教部落。”^①所以,Acoma 文明有可能经历了一场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过程。历史学家也已证实,早在 19 世纪前,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西部的印第安人已听说和吸收圣经故事。随着清教徒和天主教传教士的到来,圣经进一步影响了印第安人的文学传统。据此,人们也许可以猜测:Acoma 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受到了圣经的影响。但是,由于印第安人没有留下任何口头传统故事的文字记录,人们也就无从追溯故事的流传和演变过程了。所以最可靠的解释也许就是把这种惊人的相似看作是巧合。

Acoma 故事中有许多地方反映出当地人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例如,当两个姐妹面对太阳的时候,Iatiku 低下了头,把头偏在一边,让她的头发披散,……这样,太阳光就不能直射到她的脸上,她的头发挡住了阳光。与 Iatiku 不同,Nautsiti 受到了强光直射,于是肤色变白了。有些读者往往忽略这个细节。事实上,在这里 Acoma 人解释了欧洲人的起源,他们的祖先就是白肤色的 Nautsiti。这个细节的加入是印第安人与欧洲人接触的结果。否则,印第安人不可能知道在他们之外地球上还有白种人,因而也不可能将不存在于他们的概念中的事物反映到神话故事中去。另外,故事还通过对两个姐妹不同的细节描述来反映 Acoma 人和欧洲人世界观的不同。“Iatiku 的思维反应变慢,而 Nautsiti 的思维反应变快了”。在捡麦穗的时候,“Iatiku 仔细地捡起两个麦穗,不让植物受到伤害;而 Nautsiti 粗暴地将麦穗扯下。”Nautsiti 十分自私,……,而 Iatiku 随时乐意把自己的种子和形象给人使用。换句话说,慷慨的印第安人能够和自然和谐共处,而白人只懂得为了私利而掠夺。在故事快结束的时候,印第安人通过 Nautsiti 之口说道:“我们都明白……我们各自的后代都将继续发展延续。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到那时,我们将还是姐妹,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父亲,……我要向东方去了。”在印

第安人心目中,白人和印第安人原是同一个父亲膝下地位平等的兄弟姐妹,白人对他们的压迫和掠夺是毫无道理的。

结论

在对 Acoma 故事和圣经起源传说所作的比较研究之中,读者大致能达到这么一个共识:Acoma 故事带有更多古代的遗迹,更接近于部落的实际社会生活。与之相反,《圣经》故事则是被精心编撰出来,好将男性权威的宗教理念强加于世人。谈到起源故事,必须承认虽然相隔甚远的几个民族的民间故事可能会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并不能证明远古时期的不同种族拥有相同的神话系统的观念。之所以存在相似是因为人类思维活动有着惊人的类似。但是,正如已在文中证实过的一样,能证明 Acoma 故事未受到《圣经》故事侵蚀的最佳证明就是故事中所包含的浓郁的土著文化气息,这种土著色彩是如此鲜明,以至于最粗心的读者也不会忽视它的存在。除了母系信仰和祈祷习俗,故事中还包括了其它一些印第安人习俗,如抽烟的神圣起源,对太阳的日常礼拜和当地的农业传统。应该说在创作神话的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各个因素,如生产活动,社会关系等都对神话思维有着一定的基本影响。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印第安人神话故事的内容常常是印第安人日常生活中最关心的事物,如文中所讨论的 Acoma 故事便对部落的日常礼拜和生活方式作出了详细的定义。随着文明的发展,部分原始仪式、习俗和观念会保留下来,如对动物的崇拜和图腾崇拜等。但随着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某些传统故事和神话将不可避免地被修饰一新,以适应更加进化的人类的需要。

注释:

- ① 《列宁全集》,第 10 卷,中文第 1 版,62 页。
- ②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200 页。
- ③④⑤ 冷德熙:《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7,7,50 页。

- ⑥ 《大英百科全书》，“美洲印第安人”条。
- ⑦ 人类起源故事属于神话一类。但“神话”这一概念是由西方文学批评家定义的，并不为印第安人所接受，因为印第安人将他们所有的传统口述故事都是看作纯粹的“故事”。为方便起见，本文仍将运用“神话”这个概念来分析 Acoma 部落的起源故事。
- ⑧⑩ “The Origin Myth of Acoma”，载 *American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Alan R. Velie 编，俄克拉荷马大学 1991 年版，14，14—26 页。
- ⑨ 参见 *Dictionary of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rew Wiget ed.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and London).
- ⑪ 《大英百科全书》，“神话和神话学”条。
- ⑫ 参见马焯荣：《中西宗教与文学》，长沙岳麓书社 1991 年版。
- ⑬ Merlin Stone, “When God Was A Woman”. p.58.
- ⑭ Alexander Marshak, “Roots of Civilization”.
- ⑮ 类比和同化是神话思维中将自然与人类相融合的两个主要理论。
- ⑯ 见 Pullen Clarence, “The Pueblo of Acoma”, 载 Harper 周报, 1890 年 8 月 2 日。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外文系)

责任编辑:杨国政